

诸葛亮与王朗的历史观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对权力正义的两种解释

张绪山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经典名著，这不仅体现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格言所包含的“为人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的历史循环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而且也包含在它对于王朝权力正义的诠释上。其中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朗”，可以为证。

这一回说的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师伐中原，智收姜维后，兵临渭水，与魏军对峙。此时魏军以曹真为帅，王朗为军师率军抗击蜀军。两军对阵后，王朗恃其辩才，认为可以说服诸葛亮归附，遂对诸葛亮痛下说词，而诸葛亮则据理力辩，力陈其非。王朗、诸葛亮两位都是饱学儒士，说词极其华美，读来朗朗上口，令人赏心悦目，可谓少见的演说妙文。现抄录如下，共相赏析之。

王朗说诸葛亮：

“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者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仲）、乐（毅），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谅腐草之荧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诸葛亮作答：

“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器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催、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堂庙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侍；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续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二人对骂的结局是，最终王朗词穷，怒气攻心，栽于马下身亡。据陈寿《三国志》，并无诸葛亮骂死王朗之说，这自然是小说家言，不必计较。但二人的对骂中反映的政治伦理却值得注意。《三国演义》它之所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为读者所喜爱，是因为它处理书中大小事件所依据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适应了长期以来国人的伦理情感和心态。因此，王朗和诸葛亮对骂中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大致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对权力正义的两个基本诠释。

王朗对曹魏政权正义性辩护的理论依据是，“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这种观念的核心，是“天数”的变化和人的德行。有德之人承受天数变化中的政权，其秉政行为就具有正义性，就是“天命所归”，“自然之理”，就是“应天合人”、符合“天心人意”。用当代语言来说，就是适应了历史潮流，乃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王朗整个辩词的核心，是曹魏取代刘汉乃是曹氏家族的德行适应天理演变的结果。

诸葛亮的通篇反驳则是立足于“正统”即“正义”的逻辑，汉王朝存在四百余年的事实似乎已经不言而喻地证明了它的正统地位，因此它的承继者蜀汉政权也处于正统地位。这是诸葛亮为何在蜀汉政权与两汉王朝强行扯上承继关系的原因。既然正统即正义，那么，无论两汉政权还是它的继承者蜀汉政权，则当然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既然刘氏家族政权是合理和正义的，那么任何对它的觊觎和不轨行为，都是可恶的僭越行为，因而曹氏政权当属大逆不道。在诸葛亮的反驳中，汉末刘氏政权的纲常失调，没有被归罪于刘氏家族的失德和无能，而是归罪于宦官干政。诸葛亮所着力强调的，乃是刘氏政权的正统地位，刘氏家族的无德无能则处心积虑地避开了。

不过，双方依据的观念都有对己不利的一面。就王朗的“天道演变”论而言，虽然它证明了曹魏政权的现实合理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证明这个政权具有永远的合理性。“天道”演变的存在，意味着万事万物的兴衰更替，这在客观上又论证了曹魏政权迟早要被其他“有德”者“合理”地夺取。这自然与论者的本意相反。

诸葛亮坚持的“正统”即正义的观念，从民众接受心理的角度，无疑是有力的。中外历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政权即使它是以某种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只要它能对民众少稍施恩惠，时间稍久，就会获得民众的认可，随时光的流逝自然获得其合理性和正义性，任何新兴势力的夺权行为都会被视作非法。但是，“正统”即正义的观念混淆了一个事实：历史正义性和现实正义性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不可轻易地划上等号，换言之，历史上那些曾经一度代表正义性的势力和王朝，不可能因一度具有的正义性而妄称自己永远具有正义性，否则他就不会被推翻，就不会有王朝更替了。

事实上，一个王朝从开始时具有的合理和正义性到失去其合理和正义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一个新兴势力在它处于生机勃勃的夺权阶段时，它所攻击的处于腐朽阶段的专制政权，实际上是所有民众的压迫者，因此对这个压迫者的攻击，在客观上是符合所有被压迫者

的利益。但当它取得政权以后，它就取得了原压迫者的地位，变成了所有民众的压迫者，失去了对于所有民众利益的代表性而成为特殊利益者。就诸葛亮极力维护其正统地位的刘邦所代表的势力集团而言，它在推翻暴秦政权过程中是代表正义性和历史趋势的，它在与项羽逐鹿中原时，其行为也符合民众的愿望和利益，因此，可以说，它在创立刘汉王朝时期无疑代表了合理性和正义性。但若以此便认为刘氏汉朝万世永祚，则是荒谬绝伦。

从当代人的政治观念看，王朗的论辩无疑更胜一筹，因为它以天道演变法则说明了王朝世道演变的必然性，相对而言，诸葛亮的论辩则显得软弱无力。诸葛亮对王朗的有力攻击是对方的个人政治品行，即中国历史上为人厌恶的“二臣”行为。小说作者敢于大胆将故事虚拟为王朗被诸葛亮骂死，不仅是因为这样的情节处理符合作者的情感伦理，而且也相信以读者的情感伦理，可以接受这样的处理手法。《三国演义》作者安排这样的结局，显然是由他的权力正义观所决定，他在诸葛亮身上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天道演变”和“正统即正义”这两种权力正义理论，几乎被每个专制王朝就轻驾熟地反复使用，革故鼎新之时则高倡“天道演变”之论，依此证明自己问鼎皇位是“天命所归”，用王朗的话说，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种“天道演变”的观念，用孙悟空所代表的中国民间说法，就是“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而一旦掌握政权，则会极力鼓噪“正统”正义，宣扬王朝开创者的神话，以此证明其政权万世永存。历史的诡谲竟然如此！所以，读史之人，必须有悠然于江渚之上的白发渔樵的旷达、闲逸，跳出利害恩怨的藩篱，拂去历史留下的文字烟幕，才能透过历史的层峦叠嶂，参悟出世间的真谛和万物的真态。(2005, 9)